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下　惠

京弘福道場釋彥琮　撰

咸等又問法師曰論第六云飾道昰
褐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着南鄭
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冢之笏者但大
冠小冠之設爰自漢朝皮巾鹿巾之
來興於往古冠即法於年祀笏乃佯
於搢紳既而服象雲羅致有攀霞道
士衣同羽縠時聞屨霧仙人故知其
跡可尋三芝弗遠其風可仰八桂非
遙所以蕭史邕邕駕丹鳳於秦室犇
卿弈弈驂白鹿於漢庭而云敗國破
家出何圖史既陳虛唱法有嚴科法
師對曰琳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
見鑽火得水種豆生麦所以蘇張逢
於鬼谷各逞詐之先顏閔遇於孔
門俱標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
微妙無為行三張之風謀為乱首何
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
聞諸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
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自
度德遂搆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

麈

置以土壇戴以草屋摠二十四治館治
館之興始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
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
招合兇黨斂稅米謂為乱階時被
虵吞噬逆一不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
術於後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為
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
自稱黄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黄
巾號與張魯相應衆至十万焚燒郡
城漢帝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
晉武帝咸寧二年有道士陳端以左
道惑衆自号天師徒附數千積有歲
月為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
大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
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日占
辰攻廣漢門二逆海西公時殿中桓
秋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
大同五年道士袁矜媛言惑衆行禁
步網官軍收捕尋被誅滅又隋文帝
開皇十年有綿州昌隆縣道士蒲
童與左童二人在廟後釋自稱得聖
誰惑人民重床至屋抑坐其上云十
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

達遂便對臣如此經月後事發覺因
即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
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
惡逆云欲律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
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設千日大
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咒而厭之河
北公趙仲卿撿察得實送身京省被
問伏罪在市被刑近如武德三年綿
州昌隆縣人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
耶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
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
彼而李望矯云子真近還又於彼縣
山側有一　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
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
語領納通傳入闇即噎氣小聲詐陳
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閬州官
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
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
是非遂與合州縣官人并道士等一
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祈請望詐
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
達機情知其詐詐入闇密候見望豈
聲質時呵之望即款伏收禁州獄方

法琳別傳卷下　第三張　惠

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是知所
習非正釁逆相仍左道亂群斯言信
矣竊惟賊飾黃巾興乎鉅鹿鬼書丹
簡妄自陽平而云服象雲羅斯言遲
挺衣同雨穀不近人情安有翟鶴乘
龍身被布褐駝鸞鳳頂戴皮巾所
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辛壬喬羨
門之輩並亞治頭文李聃事周之辰
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有黃巾
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
宗旗取則斯弊特可湮除威等又問
法師曰論第七云律安感夢而疾瘳
文宣降靈而病愈吳王園寺舍利浮
光齊主行刑刀尋斷壞宇文毀僧而
瘡潰拓拔廢寺而膿流孫晧尿像而
陰疼赫連冤頸而震死者詳其所引
並是帝王豈有絛尔歸心則銷痾盪
瘵蹔之然廢毀即國喪身亡是知帝代
遷訛自關運數脩短皇王興替計亦
非由信毀何為妄陳禍福詭述妖祥
援此逗遛非無指斥法師對曰易稱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書云善惡之報
同乎影響所以文武成康之際治道

廛

隆平秦皇二世之時酷毒天下此乃
履道祚久爲刑嗣短典籍盛談謌闡
運數況佛稱調御三界特尊僧号福
田四生崇重豈有恭虔敬仰福乃無
徵毀滅剪除禍之無驗前以略陳報
應對彼邪人使慶朝聞甘乎夕殞其
文宣律安之輩吳王齊后之流拓拔
宇文赫連孫皓等善惡之跡記傳具
明廣如宣驗冥祥搜神感應等說且
善惡之分理數皦然傳之典謨懸諸
日月是使見不賢而內自省弱喪知歸
矚賢者而思齊迷途自曉琳粗述一
隅而已令渠三反者焉當今
聖上欽明歸心覺路揆竹園而興梵
宇陵祇樹以起禪龕造無著尊度降
魔衆恩覃馬岸道被龍堆凡是人倫
孰不霑賴琳豈敢妄陳妖孽指斥國
家但爲對彼仲卿圀興此論威等又
問法師曰論第八云出道偽謬良有
以爲鹿馬殊形秦人一其貌麟麏異
質愚俗迷其容欲示後昆考其虛
詐者但紫氣浮關尹喜啓二篇之
興青牛出境老子述重玄之微所

以洪漢景文作之匪懈我皇継踵親
自依行令乃謗黷淨華雜希勇竝驗
之詭詐故觸湯羅當今
聖上神謀達四聰於六合皇衷睿
鑒朗二曜於八紘忽以鹿馬刺昌辰
麟廬識詰启斯焉可忍孰不可容法
師對曰琳聞白馬東旋三藏創茲而
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
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驗之圖
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
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章黎
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
老子二篇李聃躬闡自餘經教製雜
九情何者前漢時王褒造洞玄經後
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道書
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
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
皇經後改為三清經齊時道士陳顯明
造六十四卷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
造太清經及章醮儀十卷後周武帝
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賓諂援
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
道抗選得開府扶風令前道士馬翼

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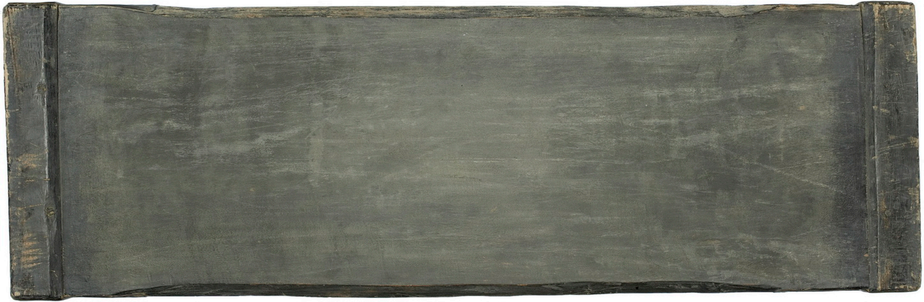
雍州別駕李運等四人以天和五年
於花州故城內守真寺挑攬佛經造
道家偽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
皎裴蒨但是甄鸞笑道處盡改除之近
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慧祥
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當
時被約不許出城門家見內著黃衣
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為尚書衛文昇
所奏於金光門外被戮耳目同驗又
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書三
百五十卷為道經又檢玄都目錄妄
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
為道經據此而言之明虛謬故知代
代穿鑿狂簡寔繁人人妄造斐然盈
貫琳又案後魏正光元年明帝召清
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
對論斌時妄引開天經云天師張陵
所造帝時勑遣大尉公丹陽王蕭綜
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共
議云老子正著五千文西隱流沙更
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
帝曰姜斌既有嫉言付獄斬決又案
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

等六百九十人聞佛法入洛請求捔
試揔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
四十四卷就中五百九卷是道經餘
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又案晉葛
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
法八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揔
一千卷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脩
靜荅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呪符
圖等揔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
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
隱在天宮案今玄都經目錄云依宋
人陸脩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
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
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見本以此
詳撿事跡可知詭妄之由驗之圖史
若據蕭溫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
漢帝披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
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
過前九十又撿玄都經錄轉復彌多
既其先後不同足知虛妄明矣增加
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
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
黃領獨知英賢不覩請問當今道士

[illegible] 第八張

景

推其後出之經為是老子別陳為是
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為是
何代何帝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
流行若是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
馭宇承撤百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
方欲虔敷五教杜絕妖妄之書重述
九疇弘揚要道之訓豈聽以麟麕判
上庶馬識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真
偽管見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況秦
人譬之魯俗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
地則可臆驤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臧等委細推撿以十一月十五日具
狀奏聞
帝因親降問曰朕本系老聃東周隱
德末葉承嗣起自隴西闡大道為道
元隨迎不測談上德為德母視聽莫
知苞四象以運行括二儀而亭育既
無得而稱矣信日用而不知朕所以
尊乎祖風高出一乘之上敬乎本化
起踰百氏之先何為詭判師資妄陳
先後無言即死有說即生　法師對
曰琳聞師經對文侯云堯舜之君唯
恐無言桀紂之君唯恐有言又東方朔



荅武帝云臣生亦言死亦言琳今屬堯
舜之君何得無言者哉琳聞拓拔達闍
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
下隴西之流也謹案老聃之李牧母
所生若據隴西乃皆僕裔何者燉煌
實錄云桓王三十九年幸閑預庭與
羣臣經夜論古今王曰老聃父為何
如人也天水大守橐綏對曰老聃父姓
韓名虔字元卑癃跛下賤胎即無耳一
目不明孤單乞貸年七十二無妻遂
与隣人益壽氏宅上老婢字曰精敷
野合懷胎而生老子又王儉百家譜云
李姓者始祖皐繇之後為舜理官因
遂氏焉乃稱李姓李氏之興起於聃
也以李樹下生乃稱李姓至漢成帝
時有李隱抗烈毀上被誅徙其族於
張掖在路暴死其奴隸等將其印綬
冐涼得住所謂隴西之李自此興焉
又老子云吾不敢為天下先故述五
千之訓又言不与物競處衆人之所
惡既處物不競又不為先恕巳推人
守雌保弱老子西昇經又云乾竺有
古皇先生者是吾師也綿綿常存吾

忌

今遊矣又符子云老氏之師号擇迦
文尹喜內傳云老子曰王欲出家吾
師号佛覺一切人也今受天帝請食
遂當為王及群臣等一時受戒稱以
拓拔元魏北代神君達闍達系陰山
貴種經云以金易鍮石以綃易纏褐
如捨寶女与婢交通
陛下即其人也棄北代而認隴西 陛下
即其事也又老生姬季之末擇誕隆周
之初世隔一千餘王年經二百餘祀
此即師資驗矣先後顯然勘卷分明
在文指的伏惟陛下好生惡殺頼及蟲
魚抵溺救焚化霑荇葦等三皇之世
教而不誅同五帝之時師而不陣
陛下若奮赫斯之怒則百万不足抵情
陛下若鐵秋霜之威則一言斧有
可錄輕將御覽譬魏飛揚塵黷威
嚴心魂失守帝時大怒竪目又問
法師曰朕聞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尋
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為追遂其短畜
鼠雨端廣引飛似之言備陳不遜之
喻擢髮數罪此此猶輕盡竹書愆方
斯未擬巴毀朕之祖祢謗黷朕之先

人如此要君理有不恕法師對曰琳
聞文王大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
天靡荅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
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唯德是
輔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不以疎而不賞賞彼有功不以
親而不誅誅其有過伏惟
陛下道合弘而光大恩被八埏德音
覆而平均網開三面納忠言若弗及
懸五聽以乾乾從善諫其如流坐九
重而翼翼
陛下今縱雷霆之怒琳甘粉骨灰軀儻
垂雨露之恩庶全骸骨自後辯對傳
有二百餘條詢訪莫知闕而不錄至
二十日又降
勅云汝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言
念觀音者臨刀不傷既有斯靈朕今
赦汝七日之內爾其念哉侯及刑科
能無斷不法師既羈縲紲復迫刑期
米炭交懐控告無所至第六日夜盤
桓悵快從倚沉吟步朗月以惘然慨
浮生之如寄不覺潸涕因言志云草
命如懸露輕生類轉蓬所嗟明夜月

難与古人同法師因揮涕昌言仰天
而歎曰昔邪術拘晉獄燕丹質秦邦
尚感夏景零霜烏頭變白豈可獨於
琳也偏無徵應者哉言訖俄有神人
身長丈餘素服衣冠踰垣屐止而謂
法師曰既能㞢形殉道再緝頽綱冥
衛宴寧無勞慮語訖而失法師
因乃恭虔五體默念二尊遂得思逆
貿懷釋然無懼至七日旦
勅遣劉德威等問法師曰今赦期已
满當届臨刑比念觀音有何靈應法
師對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疫毒
流行干戈競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
臣佞君荒不為政化遏絕王路固執
一隅我皇興吊伐之心統天立極救
戮刑於都市斯即觀音拯橫死於帝
庭寧殊勢至論功比德上聖道齊琳
於七日已来唯念
陛下威等重問法師曰前奉
勅旨令師誦念觀音因何不念乃云
唯念
陛下法師對曰琳聞觀音聖鑒垂形
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範然我皇文

現親明光宅海內九夷奉職八表刑
清君聖臣賢不為枉濫今
陛下子育群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
聖應相符所以唯念
陛下但琳所著辯正爰與書史符同
一句㳟老甘從斧鉞
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
陛下若刑濫無辜琳有伏屍之痛威
等錄狀奏
帝帝慨因召法師而問曰朕比覽師
文僉藂老教發言佛理感歎良哉而
辯劣道優朕今未曉佛大道小非不
昧斯宜悉介心致言優劣佇聞嘉
唱後朕頗懷法師面奏曰伏承
聖旨宏博名義弘深戴天不測其高
方斯未擬履地莫知其厚匹此非儔
伏惟
陛下巨細不疑示迴天眷等齊极禮
鄙人之術同燕昭師郭隗之士敢不
罄言陳其術或琳聞妙覺常身本無
色像為衆生故跡有形儀感等與鐘
隨撞擊之大小應同明鏡逐廣物以
妍蚩然由道冠二篇理踰百氏典謨

韓

注曰可略言焉故後漢太傅張衍謂
南岳道士褚善信曰夫西域教者法
王說也濟於六道普潤含靈卿可弃
妄歸真勵心進學若不奉敬可謂虛
度百年無功而逝卿若慢而不敬亦
可専心黃老黃老者雖無法王之量亦
是前世聖人撰集雖同諸子言行甚與
詮性無為道德之府也昔孝景皇帝
常修行不惓道學從此興焉處百家
之長得擬佛經為次至於孝武子列
子莊子惠子等並皆悉學自然逍遙
塵外亦是黃老之次卿可慕焉又吳
尚書令闞澤對吳主孫權曰臣審知
佛是無上法王衆聖所歸教加一切
蒙含万類深同巨海不簡細流明並
日月不嫌星燭會觸即化遍物斯乘
天上人中自在尊貴縱使天有普覆
之功地有普載之力皆是諸佛律並
使之然也臣又竊尋魯孔丘者英才挺
秀聖德不群世号素王製作經典訓
奬周末教加季葉師儒之風澤潤
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廣成子
原陽子涓子惠子莊子等百家子

書皆修仙自詡放暢山谷縱太其
心學歸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
非安世化人之風是以古人將為陷
溺蓋此之謂歟至漢景帝時考諸百
家以黃子老子義體宏深內外明達
故改子為經始立道學
勑訓朝野令諷誦焉若將孔老二家
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
老設敎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
敎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
非比對明矣昊主善之因謂闞澤曰
卿博學精通覽無不悉宜加太子太
傅領侍中尚書令如故又梁武帝會
三敎詩曰小年學周孔弱冠窮六經
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年開釋
卷猶日映衆星又棐宋光祿大夫顏
之推云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乃
行歸空千門入善豈徒九經百氏之
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也又年
子論曰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
佛猶白鹿之與麒麟又後周王褒庭
誥曰道家之義則隨支體黜聰明弃
義絕仁離形去智此域中之教也擇

韓

韓

氏之教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明因辯
果華凡成聖斯爲教之極也又今秘
書監虞世南帝王略論亦言老子之
義谷神不死玄牝長存久視長生乘
龍駕鶴此區中之教也夫釋氏之法
空有不滯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歸於
寂滅此象外之談也且夫優劣之跡
訓誥如然而大小之来在乎
陛下何者詔未出前佛大道小詔出
已後道大佛小大小優劣此之謂歟
伏惟
陛下至德通神布雲雨於緇侶道隣
極聖垂日月於玄門親降德音問於
庸菲但琳欽承顧問敢述舊章塵黷
威嚴弥深戰越帝覽法師對異而釋
放焉時憲司執奏曰法不可廢國有
常刑諸指斥乘輿者罪當大辟
帝曰法琳雖毀朕宗祖非無典據特可
赦其極犯徙在益部爲僧法師見放
意不自得因作悼屈原篇用申厥志
其詞曰何天道之幽昧兮乖張列宿
使忠正之屈原兮而見放逐讒佞從
旨兮位顯名彰直言不諱兮遂焉逢

璵和璞捐於山澤兮燕石爲珝西旒
慶忌不幸兮莫母見覿攜心思念屈
原兮惇達廣識君王不察其貞正兮斥
逐去國納讒諂之該惑兮自昏厥德
燕蘇奔於荒野兮藜藿見殖鶤鵠鳴
嘯於君林兮鵷鷟戢翼豺狼當路而
從攢兮麒麟伏匿鳳鳥尚知懷德兮
見覆巢而高翔麒麟猶忻有道兮騁
不仁而騰驤忠諫之不入兮箕子佯
狂桂伯之諍直兮遭尤逢殃比干正
而剖心兮伍子胥貞而抉眼痛清白
之屈原兮沉汨羅而不返時京邑僧
侶有流言於法師曰不能靜思澄神
求出要道而浪製破邪辯正忤擾天
庭致使主上瞋嫌釋教翻覆汝若所
陳必當寧容從汝劍南若於佛法有
功何乃陵逼若是法師聞之謂三五
友人曰琳聞主憂臣辱主辱臣立弊
謂僧是禿丁佛爲胡鬼斯言可忍孰
不可容于時大德如雲名僧若雨縱
引四含八藏措筆無由徒解九部三
乘置言何地琳遂不量跡薄擔經類
綱因乃措摭典墳搜揚子集曉其末

[illegible]下

揄挫彼邪言遂使倭傳無辭李劉緘
默信知寸有所大尺有不長用珠彈
鵲未若泥梗
勅縱遷琳益部寧戍伐罪於琳佛法
今且晏然此豈謂為翻覆昔屈原被
讒放逐原豈不為忠卞氏獻璧加刑誰
言是瑕此亦時君用與不用也屈原
雖經放逐離騷盛行卞氏縱復加刑
連城尚寶但清水圓米行處豈無所
恨世人莫知我也言訖泣數行下因
為詩曰僕秉屈原操不採漁父篇問
言蓬轉者荅為直如絃時掩泣吞聲
哽咽而言曰琳也不遇今被南遷幸
希諸德寄目傳書時訪生死時道俗
送餞填咽郊畿敬若明神步輦徐進
法師辭訣友人又為詩曰非意延非
罪離友復離親山川万里隔方勞七
尺身遊魂長去楚分念獨留秦自匪
相知者誰憐死別人夏六月丁卯行
至百牢關菩提寺因遘痢疾遂致不
救臨終而歎曰大丈夫泡幻之軀信
為無用觀斯惡露深可猒哉本期殉
道以立身不獲從志泣麟傷鳳能無

悲心言訖而卒卯貞觀十四年秋七
月二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九道俗
推慟如喪所親因葬於東山之巔高
樹白塔行侶來往莫不傷嗟人物同
嗟知便下淚但法師藝業優贍墳素
然該世号詞林時稱學海或復風前
月下之詠春蘭秋菊之篇體物緣情
並多麗藻前秘書監虞世南者名超
振古道邁當今乃集法師之文為之
叙引云尒
若夫神妙無方非筌筆能測至理凝
遐豈繩準可知是乃常道無言有
崖斯絕妄可憑諸天縱窺其杳冥者
乎至如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
九流百氏之目三洞七籤之文咸可
以經緯闡其圖諜可以心力到其境
者其欽茂實代有其人焉法師少學
三論名聞朝野長詠衆典聲振殊俗
威儀肅穆介節淹通留連清翰發摘
微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之量如愚
若訥外闇內明之功固能智同潮海
道亞弥天豈止操類山濤神侔庾亮
而已尒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有

則循八音之並奏等五色以相宣道
行則納正見於二空拯群生於八苦
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寔釋
種之梁棟善人之羽儀者矣加以賑
乏扶危先人後己重風光之拂照林
牖愛山水之負帶烟霞頓力走難騁
迹肥遯以隋開皇之末隱於青溪山
之鬼谷洞焉迫攝巖崖則噉餐日月
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採五芝
而偃仰遊八禪而寢息領松术於溪
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掌歸依摩頂
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而疊嶂
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栖盤古賢
之所遊践莫不身至目覩攀穴指歸
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行於世故此
闕書太史令傅奕學業膚淺識慮非
長乃穿鑿短篇惑陵正覺將欲震茲
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
法師愍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雖
知虞衛同奏表異者九成鶩驥並馳
見奇者千里絲須朱紫各色清濁分
流詞以凡測聖之塵責以俗披真之
咎引文證理非道則儒曲致深情指

的周密莫不轍乱旗靡瓦解冰銷入
室有操矛之圖𡺪角無容頭之地於
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
日同迷蹤而得道乎法師著述之性
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遺失今散
採所得詩賦碑誌讃頌儀誡記傳啓
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
十卷法師與僕情敦淡水義等金蘭
雖服制異宜而風期是萬輙以膺綆
聯彼珪璋編為次第具如別目並悉文
道旨婉桂馥蘭葩盛傳緇素流乎視
聽矣釋彥琮賛曰易稱大極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老子述無名天地始有名万
物母序道序德談孝談忠斯亦方內之
至言域中之大訓也詎聞視聽之外四
德常身形器之先一如凝湛筆欲施安
品物託像迦維利見閻浮龍飛道樹於
是淨五眼朗三明具六通圓万德耀神
光於此界放毫相於他方動大地以
警迷徒震雷音而驗群品始垂雲於
鹿野蔭彼小根終灑潤於鶴林霑茲
大業其開則三邪服道捎火具於禪
河十異歸心沐清流於福地自尓微

言既絕佛日滔輝大義將乖邪風競
扇則有提婆童壽緝彼頹網龍樹馬
鳴維其絕紐逮乎金人感夢秦蔡西
遊王馬東旋騰蘭降趾則有九仙左
道蟻聚於京畿五岳邪徒鵐張於帝
闕竟誇蚊翼各恃螢光欲方鷃大鵬
比䑕龍燭騰上靡施於三略已薦苞
茅蘭公未遑於六韜嚮風衛壁故得空
懸五雲之盖庭零七寶之花韜暎日
宮揚輝綺殿于時捐巾褐者其數若
林遵解脫者如風偃草此則釋門大
敞佛日方興牧野倒戈詎堪爲此自
後名僧間出髦彥挺生代有其人詳
諸史牒則有道融年最提智劍以撝
行始上顯公擁法乘而直進挫妻城
於魏闕攘陸靜於齊朝贊神武於一
時流榮聞於千載粤我巨唐之有天
下也跨三皇而越五帝毋堯舜而子
成康光宅八埏君臨萬國闡至鼓法
乘之訓揚佛日金鏡之光蕩蕩巍巍
斯之謂矣時有傳劉作鯁妄擣邪言
唱和既同乎爲脣齒而法師幼懷高
量志殄群兇所以搜括典謩約文申

理並懸諸日月緇素皎然卷氣祿蒼
四生舒慧照於三界遂使朱藍合色
邪正區分盛藻嘉聲傳乎口實余旣
側聞餘論思記德音先之吏才徒知
勵朽至若詩賦啓頌之作章表碑誄之
科重席劇談花文藍藻者則詩諸別
簡非此所云若服膺佛聖之篇猶對
法王之記對揚天命光顯大猷者則
載彼見聞存乎實錄庶使前芳弗墜
後進思齊補僧史之缺遺記盛德之
請問者矣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下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